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名利场

下卷

(英) 萨克雷

中国戏剧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7090

199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7090

199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7090

199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7090

199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7090

199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7090

1995

名利场

[英]萨克雷 著
衷健琳 译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第三十五章 噩 耗

加德白拉和滑铁卢两次大战的消息同时传到英国，政府公报首先发表两次战役的胜利；光荣的消息登出来后，全英国的人心里都既自豪又恐惧。因为胜利消息过后，死伤者的名单也来了。摊开这张名单的时候心里多么恐慌，谁能够描写啊！你想想看，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有哪一村哪一户的人没有受到影响呢？他们得到了弗兰德尔斯两次大战的消息，读过死伤军人的名单，知道了亲人们的具体情况，有的得意，有的感激上天保佑，有的伤心，有的心焦得走投无路，该是什么样的情景！谁要是高兴去翻翻当年的旧报纸，还能够重新体味那种迫切等待消息的滋味。报纸上天天登载死亡名单，他们看完一天所载，就好像看小说看到一半须待下期再续一样。试想这些报纸陆续发行的时候，看报的人感情上巨大的变化。那一次打仗我们国里只不过动员两万人，已经引起这样的骚动，那么再想一想二十年前当时欧洲战场几百万人的大战，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几百万大军当中无论是谁杀了一个敌人，都害了一些无辜的家人。

政府公报上所发表的消息，对于奥斯本一家，尤其是奥斯本本人，是个非常大的噩耗。姊妹俩放声痛哭了一顿，她们的父亲更是灰心丧气，伤心得不得了。他竭力骗自己说这是儿子不孝，所以天罚他早死。他不敢承认儿子的死使他害怕，也不



敢承认他自己对儿子的诅咒应验得太早了。有时候他想到自己曾经求上帝惩罚儿子，竟是他一手造成这次的大祸，忍不住心惊胆战。只要儿子不死，爷儿俩还有机会和好，他的妻子也许会死掉；到那时他也许会回来向父亲说：“我错了，爸爸。”可是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爷儿俩已经阴阳相隔了。乔治在另一个世界，眼睛里悲悲戚戚的。他还记得有一回孩子生病发烧，也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人人都以为乔治救不活了，他躺在床上，什么话也不说，只会可怜巴巴的瞪着眼瞧人。老天哪！当年他心急如焚，只会紧紧的缠着医生，寸步不离。后来孩子脱离险境，慢慢的复原，也认得自己的父亲了，他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呢，一点希望也没有。没有补救的办法，也没有父子团聚的机会了。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儿子再也不会向他低头认罪了。他觉得在和儿子的较量中自己大大的丢了面子，对儿子恨之入骨，他的血里仿佛中了毒，只是要沸滚起来，儿子不对他认错，他也就不会心胸舒泰，血脉和畅。这专横骄傲的爸爸最痛心的是哪一点呢？因为在儿子生前他没有饶恕他的过错？还是儿子没有对他道歉，他忍不下这口气呢？

顽固的老头儿心里想了很多，可是他嘴里什么都不说。他根本不在女儿面前提乔治的名字，只叫大女儿吩咐全家女佣人都给儿子带孝，同时命令男佣人也都换上黑衣服。并且取消了一切宴乐。白洛克和玛丽亚的婚期本来已经定好了，现在谁也不谈这件事，白洛克先生瞧了瞧他的脸色，既不敢催着办喜事也不敢问。有的时候他和两位小姐在客厅里轻轻议论几时结婚的话，因为奥斯本先生总是一个人守在自己的书房里从来不到客厅里来。屋子的前面一半被关闭起来，直到出孝以后才能动用。



大约七月十日，奥斯本先生的朋友威廉·都宾爵士到勒塞尔广场来拜望他。威廉爵士气色很不好，显得坐立不安，一定要见奥斯本本人。佣人领他到奥斯本书房里，主客两边都莫名其妙的说了几句话，爵士便从封套里拿出一封用一大块红火漆封着的信。他迟疑了一下，说道：“今天第一联队有个军官到伦敦来，他带来了小儿都宾少佐的一封家信。里面附着给你的信，奥斯本。”说了这话副市长把信搁在桌子上。奥斯本瞪着他，一直一声不吭。送信的人瞧着奥斯本的脸色，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感到很害怕，他瞧了瞧那伤心的老头儿，一言不发的急忙回家去了。

信上刚劲有力的字，一望而知是乔治的笔迹。他在六月十六日黎明和爱米丽亚分别以前写了这封信。火漆上打的戳子刻着他们家假冒的纹章。好多年以前，这个爱虚荣的奥斯本老头儿发现贵族谱绅录里面奥斯本公爵的纹章和他家的座右铭“用战争争取和平”，他就盗用了公爵家的纹章和座右铭，假装公爵的本家。在信上签字的人如今再也不能拿笔举剑了。在乔治战死沙场的时候那印子也给偷掉了。他父亲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心慌意乱的对着那封信发怔，站起来拿信的时候他几乎倒在地上。

当你和你的好朋友拌过嘴以后，如果你拿出你们要好的时候写的信看看，你心里一定会很难受很惭愧。看他信上说什么友情不变的话，重温死去的感情，真是非常乏味，非常凄惨的事。这分明是竖在爱情的坟墓上的墓碑，上面没有一句真话，对于人生，对于我们所追求的虚荣，真是辛辣的讽刺。我们差不多都收过，也都写过这样的信。而且这样的信实在太多了。这样的信好像是家里的丑事，我们丢不掉，却又不敢看。打开



儿子的遗书之前，奥斯本抖个不住，犹豫了半天。

可怜的孩子信上只有寥寥数语。他太骄傲了，不肯流露出心里的感情。他只说大战就在眼前，在上战场之前很想和父亲告别。他恳求父亲照料他撇下的妻子，说不定还有孩子。他承认自己花起钱来不顾前后，母亲的一份遗产已被他浪费了一大半，因此心上觉得很惭愧。非常感激父亲从前对他那么疼爱，不管是战死沙场还是活着回来，他都会给乔治·奥斯本的名字增光。

英国人是向来不爱多话的，他这人又心高气傲，而且还和父亲闹了别扭，因此很多内心的话他都没有写。可惜奥斯本先生看不见。当时他怎么吻他父亲的名字。他看完了儿子的信，只觉得自己的感情受了挫折，再也没有报仇的机会。他仍旧爱儿子，内心满是辛酸，可是也仍旧不能原谅他，心里也充满了无限的怨毒。

两个月之后，两位姑娘和父亲一起上教堂。往常做礼拜的时候，他总坐在固定的位子上，可是那天他的女儿发现他离开了位子，坐在她们的对面。他靠在椅垫上，抬起头来木然地盯着她们后面的墙。姑娘们见父亲失神落魄地望着那一边，因此也回过头去，发现墙上添了一块精致的石碑。碑上刻着象征英国的女人像。她俯下身子，正在对着一个骨灰罐子哭泣，旁边还有一头躺着的狮子和一柄断剑，这些无一不表明这石碑是为纪念阵亡战士建立的。当年的雕刻家能雕刻出一套这类丧事中应用的标记。圣·保罗教堂的墙上至少仍保留着一组组的人像兽像，全是旁门左道里的寓言故事，意义和式样十分夸张。本世纪开始的十五年里头，这种雕刻具有极大的市场。

奥斯本家里有名的纹章就刻在这块石碑底下，气概十分雄



壮，另外有几行字，说这块碑为纪念皇家陆军第一联队步兵上尉乔治·奥斯本先生而建立。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奥斯本先生在滑铁卢大战中为英王陛下和祖国光荣牺牲，年仅二十八岁。用拉丁文刻着：“为祖国而死是光荣的，使人心甘情愿的。”

看见了这块石碑，姊妹俩一阵难过，玛丽亚非常难过，看也不忍心看下去了，因此离开教堂回到家里去。教堂里的会众看见这两位穿黑衣的小姐哭得如此伤心，都肃然起敬，连忙给他们让出路来；那相貌严厉的父亲坐在儿子的纪念碑前面，大家看着都非常同情他。姑娘们哭过一场以后，就在一块儿猜测道：“他会不会饶了乔治的老婆呢？”凡是和奥斯本家里认识的人都知道爷儿俩为儿子的婚姻问题闹翻了，所以也在猜测，不知那年轻的寡妇和公公言归于好的希望有多大。在市中心和勒塞尔广场，好些人都为这事下了赌注。

奥斯本姊妹担心父亲会正式承认爱米丽亚做媳妇，心里很不放心。过了不久，老头儿说起要上外国去。他并没有说上哪一国，可是女儿们马上知道他要到比利时去，而且她们也知道乔治的妻子正在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因此她们更着急了。她们从都宾爵士夫人和她的女儿们那里得到不少关于可怜的爱米丽亚的消息，非常了解她的近况。自从联队里的下级少佐阵亡之后，老实的都宾上尉就升上去补了缺。勇敢的奥多呢，向来又有胆量又镇静，在打仗的时候总是出人头地，这次又建奇功，晋升为上校，还受封为下级骑士。

在接连两次战役中勇敢的第一联队伤亡非常惨重，直到秋天还有许多人留在布鲁塞尔养伤。大战发生以后好几个月里头，一个庞大的军事医院就在这座城市落成了。那些军官和小



兵伤口逐渐痊愈，便四处走动，因此公园里和各个公共场所挤满了老老少少的伤兵。这些死里逃生的人就像名利场上其余的人一样，尽情的赌钱作乐，谈情说爱。奥斯本先生轻而易举的找到几个第一联队的兵士。从前他老是注意联队里一切升迁调动也认识他们的制服，并且喜欢把联队里的事情和军官的名字挂在嘴边卖弄，仿佛他自己也是里面的一份子。他在布鲁塞尔住的旅馆对面就是公园；第二天，他从家里出来，就看见公园里石凳上坐着个第一——联队的伤兵。他非常激动，在养病的兵士身旁坐下来。

他开口道：“你是奥斯本上尉连队里的吗？”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是他爸爸。”

那小兵说他不属于奥斯本上尉的连队。他瞧了瞧伤心憔悴的老头儿，伸出没有受伤的胳膊，尊尊敬敬的对他庄严地行了一个礼。说道：“他是我们部队里最勇敢最了不起的军官。上尉连队里的军曹还在这儿。那军曹肩膀上的伤口刚好，您比较容易找到他。倘若您想知道——知道第一联队打仗的情形，您最好问他。想来你老一定已经见过勇敢的上尉最要好的朋友都宾少佐了。还有奥斯本太太也在这里，她的身体很糟糕。据说六个星期以来她都痴痴呆呆的。不过想必你老早已知道这些事了，好了我不说了。”

奥斯本塞了一基尼给小兵，并且说如果他把军曹带到公园旅馆里来他会再给他一基尼。听了这话，那小兵立刻把军曹带到他旅馆里来。出去的时候他碰见一两个朋友，便告诉他们说奥斯本上尉的父亲来了，还说他气量大、肯花钱，那伤心的老头儿赏给他的两个基尼马上被他们几个人出去吃喝花光了才罢。



军曹也是刚刚养好的伤口，奥斯本在军曹的陪同下到滑铁卢和加德白拉去走了一转。当时来参观这两个地方的英国人成千上万。他和军曹一同坐在马车里，他在军曹的指引下巡视那两个战场。他看见在十六日第一联队开始打仗的时候经过的路角，又来到一个斜坡上，当日法国骑兵队紧跟着溃退的比利时军队，直到那斜坡上才给英国兵赶下去。再过去便是勇敢的奥斯本上尉杀死法国军官的地点；拿旗的军曹已经中弹倒地，那法国人和小旗手争夺那面旗相持不下，上尉冲上去把他刺死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七日，军队便顺着这条路后退；夜里，联队里的士兵冒着雨守在那堤岸上。再过去便是他们白天占领的据点；虽然法国骑兵发动了几次突击，可是他们仍旧坚持下去。他们匍匐在堤岸底下躲避法国猛烈的炮火攻击。傍晚时分，所有的英国兵就在堤岸的斜坡下得到总攻击的命令。敌人在最后一次袭击失败之后转身逃走，上尉就举起剑来从山坡上一马当先的冲下去，不幸中了一枪，就此为国捐躯。军曹低声说道：“想必您已经知道，是都宾少佐把上尉的尸首运到布鲁塞尔下葬的。”那军曹给奥斯本讲了当时的情形，附近的乡下人和收集战场遗物的小贩围着他们大呼大喊，叫卖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像十字章、肩饰、护身甲的碎片，还有旗杆顶上插的老鹰。

奥斯本和军曹一同巡视了儿子最后立功的地点，临别的时候送给军曹一份丰厚的礼。他一到布鲁塞尔第一件事就是坐了马车去看乔治的坟去给他扫墓。离城不远的莱根公墓旁边安葬着乔治的遗体。那地方环境非常优美，有一回他和同伴们出城去玩，随口说起死后，愿意葬在那里。年轻军官死后他的朋友在花园犄角上不属于教会的地上挖了一个穴把他埋葬了，一道



短篱笆把它和公墓隔开。篱笆那边有圣堂，有尖塔，有花，有小树的，公墓原是专为天主教徒设立的。奥斯本老头儿看到自己的儿子英国绅士，英国军队里有名的上尉，竟和普通的外国人合葬在一起，他觉得非常丢脸。我们和人的交情究竟有几分真心，几分虚荣，我们的爱情究竟自私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奥斯本老头儿一向不大分析自己的感情；也不去揣摩自己的自私与良知的冲突。他坚决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不论在什么事上，别人都应该听从他的吩咐。如果有人违拗了他，他就会像黄蜂，像毒蛇一样狠毒地报复。他对人的仇恨，正像他其余的一切，使他觉得十分得意。他认定自己永远不犯错误，永远不怀疑自己，勇往直前的干下去，他就像所有的糊涂人自以为这是了不起的长处，对此得意洋洋。

日落时分，奥斯本先生的马车从滑铁卢回来，他们在城门附近，碰见另外一辆敞篷车。车子里头坐着一位先生，两位太太，另外有一个军官骑着马跟在车子旁边。奥斯本忽然往后一缩，军曹看在眼里觉得很奇怪。他一面举起手来向军官行礼，一面看了老头儿一眼。那骑马的军官也机械的回了一个礼。爱米丽亚就坐在车里，旁边坐着伤了腿的旗手，倒座上是她忠心的朋友奥多太太。这正是爱米丽亚，可是从前娇嫩秀丽的小姑娘现在脸蛋儿又瘦又白，那一头漂亮的栗色头发当中挑开，戴着一只寡妇的帽子，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两辆马车拍面相撞的一忽儿，她怔怔的瞧着奥斯本的脸，但她已经不认识他了。奥斯本先也没有认出来爱米，抬头看见都宾骑着马跟在旁边，才明白车里坐的是谁。他恨她，在相见的一刹那，他自己才知道他无比恨她。那军曹忍不住看了他一眼。到马车走过之后，他也回过头来瞪着坐在他旁边的军曹。他的眼神恶狠狠像在寻



衅，仿佛说：“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这样对我看？混蛋！我恨她又怎么样？她捣毁了所有我的希望和快活。”他咒骂嚷道：“叫那混蛋的车夫赶车快点！”不久，奥斯本车子后面马蹄得得的响，都宾拍马赶上来了。两辆车子迎面而过的一刹那，他心不在焉，走了几步以后才想起过去的就是奥斯本，连忙望了爱米丽亚一眼，看她瞧见了公公有什么反应没有，可是可怜的女孩儿根本没有认出来。威廉每天都陪她出来坐车散心的，当时他拿出表来，假装忽然想起别处另外有个约会，转身走开了。爱米丽亚根本不理他说什么，她两眼发直，对眼前的风景熟视无睹，只瞧着远远那一带的树林子——乔治出去打仗的那天便是傍着树林子进军的。

都宾骑马赶上来，叫道：“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并不和他拉手；他一面咒骂，一面叫车夫把车赶得更快。

都宾一只手扶了马车说道：“有话跟您说，还有口信带给您。”

奥斯本咬牙切齿地说：“那女人叫你来说的吗？”

都宾答道：“不是，是你儿子的口信。”听了这话奥斯本整个人瘫痪在马车犄角里不言语。都宾让车子先走，自己紧跟在后面。马车经过城里的街道，一直来到奥斯本的旅馆门口，一路上都宾始终不说话，直到进了奥斯本先生的房间。这几间屋子原是克劳莱夫妇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住过的，从前乔治常常在那里进出。

一向喜欢挖苦别人的奥斯本很尖酸的说道：“你有什么命令啊？请说吧，都宾上尉。哦，对不起，我该称你都宾少佐才对呢。比你强的人死了，你就乘势儿上去了。”

都宾答道：“不错，比我强的人有很多都死了。我要跟您



谈的就是关于那牺牲了的好人。”

老头儿咒骂了一声，愤怒地注视着客人说道：“那就请你赶快说。”

少佐接下去说：“我以他最亲近的朋友和他遗嘱的执行人的资格跟您说话。开火之前的几分钟他写了这份遗嘱。他留下极少的钱，他的妻子非常困迺，您知道不知道这事情呢？”

奥斯本道：“我不认得他的妻子，她应该回到她父亲那儿去。”都宾打定主意不生气，因此，无论奥斯本说什么他都不以为意，接着说道：“您知道奥斯本太太现在是什么情形吗？她受了这个沉重打击，伤心得神志糊涂，弄不好命都没了。她到底能不能复原也无法确定。现在还存在一个希望，我要跟你谈的也就是这件事。她不久就要生产了。不知您打算让那无辜的孩子替父亲受过呢？还是愿意看乔治面上饶了他。”

奥斯本说了许多话拼命的咒骂儿子，夸赞自己，竟像是做了一首狂诗。他夸大乔治的不孝顺，来粉饰自己的罪过，好让自己在良心上过得去。他说全英国没有比他对儿子更慈爱的父亲，儿子这样忤逆，到死都不肯认错，实在可恶。他既然又不孝又糊涂，应当有这样的报应。至于他奥斯本，向来说一不二；他已经发誓不认她做儿媳妇，不和她谈话决不改悔。他咒骂着说：“你不妨告诉她，我是到死不变的。”

如此看来这方面是断了希望的了。可怜的寡妇只能自食其力靠自己微薄的收入过活，或许乔斯能够周济她一些。都宾闷闷的想道：“就算我告诉她，她也无所谓的。”自从出了这桩祸事，那可怜的姑娘一直神情恍惚，她悲痛欲绝，把一切都不放在心上。

她甚至于对朋友们的关心体贴也漠然无动于衷。她默默地



接受了别人的好意，然后重新又伤起心来。

时间飞逝，可怜的爱米丽亚又长了一岁了。起初的时候，她痛苦得死去活来，不能不令人对她产生深深地同情。她那软弱温柔的心里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她的痛苦太深了，她的心给伤透了，没有人能忍心看下去，这可怜的倒楣的爱米丽亚早已心力交瘁，你如果去看她，请把脚步放轻些儿。窗帘都拉上了，她躺在阴沉沉的屋子里受苦，请你轻轻的关上房门吧。她的朋友们就是这么轻手轻脚的伺候她的；在她最痛苦的几个月里面，这些心地厚道的好人时刻守候在她身旁，直到上天赐给她新的安慰之后才离开她。终于有那么一天，可怜的年轻寡妇胸口抱着新生的孩子，找到了新的希望才从心窝里乐出来。她生了个儿子，长得像小天使一样好看，眼睛像死去的乔治，她听得小孩儿第一声啼哭，只当是上帝发了个奇迹。她捧着孩子悲喜交加；她把孩子抱在胸口的时候，心里又生出爱情一样的希望，又能够重新祷告了。这样她又获得了新生。给她看病的几个医生原来担心她会从此神志不清，或是有性命的危险，一直在等待这个转机，因为如果过不了这一关，连他们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恢复的可能。那些忠心服侍她的人几个月来一直提心吊胆，如今看见她重现温柔的笑容，觉得这场辛苦总算有了回报。

都宾就是这些朋友里头最忠心的一个。当时奥多太太的丈夫专制的命令她回家，她离开爱米丽亚。都宾便送她回到英国，在她娘家住下来。那些喜欢开玩笑的人，看见都宾抱着新生的小娃娃，爱米丽亚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心里都会觉得喜欢。威廉·都宾是孩子的干爹，孩子受洗礼的时候他送了很多



礼，煞费苦心地买了杯子、勺子、奶瓶，还有小玩意儿的珊瑚块。

爱米给他喂奶，给他穿衣，专为他活着。她赶开了看护和奶妈，简直不准别人碰他。她偶然让孩子的干爹都宾少佐抱一抱孩子，在怀里颠着摇着，就好像给都宾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她活着就为的是抚养儿子，儿子是她的命。她把爱全部给那微弱无知的小东西，像崇拜上帝似的崇拜他。她不只是给孩子喂奶吃，简直是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他了。到晚上她一个人守着孩子的时候，一阵阵强烈的母爱充满了她慈母的心胸。这是上帝神奇的安排，在女人的天性里面藏下这种远超过理智，同时又远不及理智的痴情；除了女人，没有谁能懂得这样盲目的崇高的爱情。威廉·都宾负责观察爱米丽亚的一言一动，分析她的感情。他爱得深，所以爱米丽亚心里每一丝震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可怜他绝望的明白她心里根本没有他。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却依然无怨无悔地忍耐下去了。

爱米丽亚的父母很愿意成全少佐的心事。每天都宾到他们家里去，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有时陪着爱米丽亚，有时陪着老夫妻，有时跟那老实的房东克拉浦先生和他家里的人聊天。他找出种种借口送东西给屋子里所有的人，差不多没有一天空手的。房东有个小女儿，非常讨爱米丽亚的欢心，她总是叫都宾糖子儿少佐。都宾一到，这个小女孩就像赞礼的司仪一样总是带他去见奥斯本太太。有一天，她看见糖子儿少佐坐着街车到福兰来，不禁笑起来了，他走下车来，双手捧着一只木马，一个鼓，一个喇叭，还有几件别的玩具，说要送给乔杰。孩子还不满六个月，怎么有资格玩那些操兵的东西呢？

小孩儿睡着了，少佐吱吱扭扭的走来爱米丽亚大概有些不



高兴地说道：“轻些！”她伸出手来，可是威廉没办法和她拉手，她看到了都宾手里抱满了玩具不由得微笑起来。都宾对小女孩说：“小玛丽，下楼去吧，我要跟奥斯本太太说话呢。”爱米丽亚把孩子搁在床上抬起头来迷惑地望着他。

他轻轻的拉着她的纤纤玉手说道：“爱米丽亚，我要走了。”

她微笑着说道：“走？你上那儿去？”

他道：“我想你一定会给我写信的，是不是？把信交给我的代理人，他们会转给我的。我要好久以后才回家呢。”

她道：“我写信告诉你乔杰的事。亲爱的威廉，你待我跟他都太好了。瞧他！真像个小天神。”

孩子粉红的小手在睡梦中抓住了那老实的军官的手指头，爱米丽亚抬起头来看着威廉，满面是做母亲的得意。她眼睛里的温和表情让都宾觉得无可奈何，哪怕是最残忍的脸色也不能使他更伤心了。他低下头看着那娘儿两个，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才说了声“求天保佑你！”爱米丽亚答道：“求天也保佑你！”接着她抬起脸吻了他一下。

威廉向门口走去，他内心无比沉重，她又说道：“轻些！别吵醒了乔杰！”孩子在睡梦里微笑，她正在对着孩子看。都宾走了，她没有送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马车离开的声音。



第三十六章

没落之人如何追求幸福生活

角逐在名利场上的各色人，总不至于糊涂得对于自己朋友们的生活情况毫无知晓，凭他心胸怎么宽大，想到邻居们像琼斯和斯密士这样的人一年下来居然能够收支相抵，心中就难免感到绝对的惊异。譬如说，我对于琴根士一家充满了非常的尊敬，因为每一次在伦敦请客应酬最忙之时，我就少不了吃他家几顿饭，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在公园里看见他们坐着大马车，打扮得像穿特别制服的大兵跟班的，纳闷与不安在心中很自然地产生起来，这个谜是一辈子也猜不透的了。他们的马车是租来的，佣人全是拿了工钱自理膳食的，三个男佣人和马车至少得每年花掉他们六百镑的钱。主人们爱好请客吃饭，酒菜是丰盛极了；两个儿子都在英国当时最贵族化的分立学校之一伊顿公学读书，女儿们请着第一流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他们每天秋天便上国外游览，伊斯脱波恩和窝丁是常去的地方；一年还要开一次跳舞会，都是根脱饭馆预备酒席。我得补充一句，并且他们包办琴根士请客用的上等酒席。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原来有一回临时给他们拉去凑数，吃喝得真讲究，就会知道这里的酒菜比平常招待二等三等客人的精致得不知有多少倍。这么说来，凭你马虎不管事，也免不了疑惑，说不清琴根士家里怎么一回事。琴根士本人是干哪一行的呢？我们都知